

# 皮萨列夫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皮 萨 列 夫

〔苏联〕 Л·普洛特金 著

高惠群译

（根据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62年版译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198755

Л. ПЛОТКИН  
Д. И. ПИСАРЕВ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皮萨列夫  
高惠群 译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

开本 787×1092 1/32 7.5 印张 164 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1009-484-X/I 035

定价: 4.00元

## 译者的话

一个多世纪前，皮萨列夫的巨大身影象彗星掠过俄国解放运动的论坛，留下一道耀眼的光迹和后人种种的追思。

皮萨列夫的一生经历和思想发展道路都是坎壈曲折的。还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由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过着《父与子》中巴扎罗夫那样的平民知识分子生活。未满十九岁就开始鬻文为生。起初受聘为《黎明》杂志撰稿人，后来进入影响更大的《俄国言论》杂志，并主笔书评栏，以其博洽犀利的文章蜚声于京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解放运动的浪潮把他推向反对专制压迫的前沿，他写下了保卫赫尔岑、公开向沙皇政府挑战的革命传单，以是于1862年7月被捕入狱。在彼得保罗要塞的严酷狱规和检查制度的钳制下，他仍然勤奋著述，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历史、文学和美学论文。经过四年半囚徒生活的磨砺，他成长为更加坚定而充实的革命民主主义斗士。如果不是一次悲惨事件使他过早地长眠在杜勃罗留波夫的墓旁，他在俄国解放运动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是未可限量的。

皮萨列夫从事文学活动不久，就站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唯物论的思想旗帜下。与此同时，他率先在俄国大力宣传达尔文主义和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他的活动体现了十九世纪中叶哲学思潮的两股力量——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传统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合流。当然，在有些问题上，他未能克服庸俗唯

物主义的影响，始终没有掌握好辩证法这门“革命的代数学”。

皮萨列夫的社会政治理论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经济贫困会导致革命这个观点上。他主张以革命手段彻底改造社会，解决“无衣无食的人”的问题，并明确地将社会划分为对立的两极——“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

在伦理观方面，皮萨列夫提倡功利主义，并把“合理的利己主义”作为个性道德的基础。“合理的利己主义”意味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思想与行为的一致，个人在社会中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态度。这是革命民主主义打击宗教和农奴制道德体系的有力武器。

皮萨列夫也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提倡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要求艺术服务于人民，艺术要起“传播真理”的作用，反对“纯艺术论”。可以说，皮萨列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石。然而皮萨列夫在对待文艺作品及某些艺术类别上犯了错误，例如他不公正地评价普希金、谢德林的创作，否定造型艺术，不要贝多芬，这些都授人以柄，使他早早被戴上“美学毁灭者”的帽子。

作为革命启蒙者，他憎恨农奴制及其残余，呼吁“解放民智”，改造教育，他的教育言论几乎贯穿在他的全部著述中，使他当之无愧地跻于俄国教育科学的经典作家之列。

人们对待皮萨列夫的态度是各式各样的。站在左边的人认为他不过是个“启蒙主义者”。站在右边的人骂他是“危险的虚无主义者”。广大青年则如醉如痴地欢迎他，甚至在他死后这种情绪还持续了多年。五六十年代皮萨列夫崭露头角时，正值俄国解放运动新潮涌起，第二代平民知识分子登上舞台——这就是一直处在被压迫地位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挣脱贵

族封建枷锁,求生,求知,谋求个人幸福的斗争开始了。早已过着平民知识分子生活的皮萨列夫在自己身上,也在青年一代身上看到了这些渴求,他表达这些渴求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把个性解放和知识胜利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致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热血青年把他当成了膜拜的偶像。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的最扼要的定义是:“爱,知识,劳动”。他过分夸大了知识的作用,认为只有思想运动(知识)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关于对皮萨列夫及其活动的评价,从他在世时起,历来就毁誉不一。当代苏联一些研究者强调,对于皮萨列夫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革命前的论著中有许多评述是不切实的和不正确的;皮萨列夫的命运往往是他的一些乖僻言论以及他当时在民主主义阵营所处的独特立场所决定的。<sup>①</sup>库兹涅佐夫说:“在六十年代人物中,也许最需要皮萨列夫采取一种深思的和准确的历史主义态度……这样才能解开那个至今犹使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对之争论不休的皮萨列夫‘秘密’。”<sup>②</sup>沃洛金说:皮萨列夫对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思想的批判的一面研究得最为深刻,他的“思想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革命民主主义代表人物的某些空想而发表的。

苏联教育界将皮萨列夫的教育言论集一版再版,并且认为:从社会任务的角度来看,皮萨列夫当时的教育思想已接近社会主义的教育理想。

在杜勃罗留波夫逝世,车尔尼雪夫斯基流刑,赫尔岑流亡的时期里,皮萨列夫实际上成了俄国进步知识界的“思想主宰”。他对腐朽事物的不懈斗争,对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对自然科学的宣传普及,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并

借助他那卓越的批评才智推动着俄国社会意识的发展。尽管他有过动摇和反复乃至铸成一些错误，他始终没有放弃过革命的理想，他的世界观总是洋溢着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作为披坚执锐冲击旧物的真的猛士，他不但建功于当时，而且垂范于后世——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思想。

作者列夫·阿布拉莫维奇·普洛特金是苏联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生于1905年，主要从事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作品的研究，本书是他的力作之一。

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1840—1868)逝世120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谨以这个不成熟的译本表示一点纪念之意。

高惠群

1989年11月

## 目 次

|                |     |
|----------------|-----|
| 译者的话           | I   |
| 第一章 生活道路       | 1   |
| 第二章 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问题 | 35  |
| 第三章 美学与文学批评    | 135 |
| 第四章 技巧的特色      | 195 |

# 第一章

## 生活道路

大抵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总要产生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俄国解放斗争发展史上的转折时期，当时俄国的民主力量必然要推戴一批杰出的革命思想家、政论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俄国解放运动在自己的队伍里荟萃了国内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正义和进步的因素，而专制政权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惜以残酷手段无情镇压俄罗斯的优秀分子。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来说，皮萨列夫一生的经历是颇有代表性的。

皮萨列夫没有活多久，他死时还不满28岁。他的短促飞逝的一生，可划分成两个很不均衡的时间段落。前一段的19年一切都很平常：家庭，地主庄园中无忧无虑的童年，中学、大学，一个有才华的贵族青年通常要走的学业功名之路。后来的八九年中情况则发生了急剧的改变。仿佛有一股蕴藏已久的热能终于迸发出来；创作积极性的发挥使他跻身于革命政论和批评的先进行列；接着是文学和政治问题的激烈论战，被捕，5年单身牢房的囚禁，私生活的失意及与之俱来的种种苦闷，尔后在年富力强、誉满遐迩之时溘然长逝——这便是皮萨列夫独特而令人惊异的一生经历。

读者注意，杜勃罗留波夫死时只有25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和判罪时刚满34岁，赫尔岑35岁被迫流亡国外；还有米哈伊洛夫、舍尔古诺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奥布鲁切夫和许多别的六十年代活动家，都曾遭到司法部门的追究。皮萨列夫个人的悲惨命运，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1840年10月2日，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诞生在奥廖尔省叶列茨县兹纳缅斯克村<sup>①</sup>一个贵族之家。父亲伊万·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是退伍的上尉，原在诺沃罗西斯克龙骑兵团服役。这是一个中等家产、慷慨好客、颇有教养的宗法式地主家庭，书香门第。

皮萨列夫的教育由母亲负责。他幼年时就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刚满周岁的皮萨列夫有一张贴着各种画片的小桌子，他还不会说话，但能够“模仿动物的鸡叫声来区别鸡鹅狗马”。3岁发蒙，4岁学习俄语和法语。8岁那年，母亲为他和小妹妹请来一位德国女家庭教师。皮萨列夫学德语和学法语一样不费劲。10岁时，他看席勒的《三十年战争》看得津津有味。他对文学早有爱好，7岁那年，常常一连几天坐在那儿写他的小说。

皮萨列夫的舅舅A·达尼洛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孩子所犯的过失中，并没有偷懒、淘气和不听话，因为他天资聪颖，一学便会，决不至于完不成功课。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从小就有头脑，知分寸，仅仅由于这一点，他不淘气，很听话。无论叫他做什么，即使长辈的要求毫无道理，他也马上照办不误。后来在大学时期的前三年里，我们相处得

---

<sup>①</sup> 在今利佩茨克州。——译者

非常亲密。他告诉我他在童年时代为什么受那样唯命是从。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说：‘我很清楚，胳膊拧不过大腿，脑袋撞不破墙壁，爸爸和叔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意见是顶不过的……何必白白吃苦，何必象堂吉珂德那样跟风车打仗呢？……’”<sup>①</sup>

皮萨列夫精神世界的形成，从孩提时代起就独具特色，他在1850年至1852年所写的日记可以证明这一点。<sup>②</sup>在这本日记里，一个10岁孩童把他注意到的各种事件记载下来。其中有纯粹孩子气的东西，例如嬉戏、跳舞、送礼物等，但是也有复杂细腻的内心感受和某些精神要求。敬爱的老师走了，这个10岁的男孩子写道，他是多么强烈地感受到离别的滋味。看过《儿童杂志》以后，日记就详详细细地记下了这位小读者的读后感和对杂志的评价。

性喜钻研，才华卓异，为人极其诚实（家里人因此叫他“水晶盒子”），具有早熟的复杂而强烈的内心感受——就些就是皮萨列夫童年时代表现出来的特点。

11岁上，皮萨列夫被送进彼得堡中学。初到彼得堡时，他是个斯斯文文、规矩听话的孩子。中学时代使他增长了不少知识，但是据皮萨列夫自己说，彼得堡中学对他精神上的成长影响不大。

这一时期的皮萨列夫宁可看《三剑客》而不去读狄更斯的小说。他只晓得一些俄国作家的名字。《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当代英雄》在学校被列为邪书，果戈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

① A·И·达尼洛夫：《关于德·伊·皮萨列夫的片断回忆》，第4页。——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手稿部，№ 9536. LV16. 55。

② 这本日记摘要发表在1922年彼得堡出版的B·卡扎诺维奇所著《德·伊·皮萨列夫》一书中，现藏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手稿部。

猥亵小说家。“总之，我走的是一个非常斯文的少年人所走的道路。”——皮萨列夫自己后来这样说。皮萨列夫传记的作者E·索洛维约夫在引用这句话时写道：“皮萨列夫忠实地描绘了自己的肖像……在这个时期内，他的全部虚荣心集中在如何争取5分：他醉心于5分就象小孩子醉心于玩具一样。谁能想象，有朝一日，这个连狄更斯的作品也不曾读过的恭谨听话的中学生，竟会成为俄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呢？总之，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孩，虽然他已经十六岁了。”<sup>①</sup>照这种说法，批评家以后的进步就变得不可解释。索洛维约夫确实感到这是个难解之谜。据索洛维约夫的意见，促使皮萨列夫后来发生突变的唯一原因是他对科列涅娃的爱情，这种爱情在他心中唤起了独立自主的情感。正因为索洛维约夫将皮萨列夫的世界观完全归之于个性解放思想，所以他认为对赖萨·科列涅娃的爱情能够决定皮萨列夫后来的转变，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如果忽视了对赖萨的这种爱情，那么皮萨列夫怎样从天真烂漫的乖孩子突然变成棱角分明、锋芒毕露的人物，就永远使人费解了。”<sup>②</sup>

这里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中学时代的皮萨列夫果真是“天真烂漫的乖孩子”，斯文已极的小青年，唯师长之命是从而没有丝毫独立的思想吗？如果确是这样，皮萨列夫后来的“突变”就无从索解。当然，人的发展中可能出现“跃进”，出现重大的变化。皮萨列夫后来成为革命论坛的领袖，并不意味着他在11至15岁时必须是个小小革命家。但是从索洛维

---

① E·索洛维约夫：《德·伊·皮萨列夫》，1922年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版，第43—45页。

② 同前书，第47页。

约夫所描绘的形象来看，皮萨列夫是不可能变成后来那个样子的。

皮萨列夫早年的传记材料很少，但仅仅根据现有的材料，也可以得出不同于索维洛约夫的结论。

应当指出，早年的皮萨列夫无论在家教或政治方面，确实是“品行良善”的。这有他 1852 年至 1855 年的家书为证。他在信中絮絮地讲述生活琐事，一再表达人子孝敬之心，或者告诉一些家族趣事和政治趣闻。1851 年 12 月 15 日一信写道：“校中闹过一回事。别害怕，妈妈，别以为这有什么大不了，不，这只是一种淘气行为：校方指派一名七年级学生到四年级担任俄语课教师，四年级同学不高兴，大家起哄，结果扣了几名学生，取消他们的休假日了事。听米佳<sup>①</sup>说，象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不用说，米佳根本没有参加这次造反。”信中还说：“结识波托洛夫<sup>②</sup>先生我很高兴……要努力博得他的好感，这会给我带来好名声，因为我亲眼看到，只有好孩子能够优先同他交朋友。”<sup>③</sup>

1855 年 2 月 19 日的信谈到尼古拉一世之死，也是“品行良善”的表现：“我是在一件令人忧伤的大事发生之后的第二天给你们写信。皇上生了两天病，于昨天下午一时驾崩了。你们可以想象，这件事让全城的人多么吃惊和不知所措……他是那样英俊，那样健康和精力充沛，忽然间就死了。这叫我两日来感到无限悲痛。其实我很少在近处看到过国王，并不了解他，但是我对国君有一种天生的依恋之情，故而这个

---

① 米佳·乌瓦罗夫是皮萨列夫的亲戚和中学同学。

② 波托洛夫是皮萨列夫家的熟人。

③ 《六十年代》文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0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11 页。

可怕的事件竟使我常常哭泣。”<sup>①</sup>

尼古拉一世之死在皮萨列夫心中引起的反响，无疑清楚地证实了，这个15岁的中学生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然而，这个时期的书信同时也表明，索洛维约夫把少年皮萨列夫的兴趣所在仅仅归之于追求5分，也是不对的。皮萨列夫的家信除了讲述校中生活琐事，还能反映出他的精神趣味，谈到他如何跟同学们争论宗教问题、美学问题，密切关注当代重大政治事件如克里米亚战争等。他在1885年1月27日致父母的信中说：“克里米亚的军队没有撤下来，盟军兵营中粮食短缺，可怕的疾病在蔓延……”<sup>②</sup>

我们已经提到，皮萨列夫在这个时期内“品行良善”，对父母的权威恭谨不违，政治上又很幼稚，这些都是他生平经历中无庸置辩的事实。A·达尼洛夫在回忆录里着重谈到，皮萨列夫的双亲教育儿子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求他对长辈意志绝对遵从，不允许有任何的批评和议论。“不得异议”——这就是他们的格言。这种教育一方面确实使幼小的皮萨列夫变成规矩听话的模范，另一方面却也渐渐培养了他的反抗精神，为他将来激烈地否定一切压迫形式埋下了种子。皮萨列夫独立的批评才干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显露出来。

例如，《入学第一课》这篇作文，是他中学时代所写。看来这是中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的一篇命题文章。作文表明，当时的皮萨列夫已经模糊意识到他童年所处的环境充满着虚假做作的气氛。在这个品行端正的中学生的头脑里，逐渐形成一种喜欢刨根究底的独立自主的批评思想。同时期另外几篇

---

① 同前书，第129页。

② 同前书，第128页。

作文也流露出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些作文中有对《聪明误》一剧的详细分析，异国题材的故事（如取材于西班牙生活的《复仇》）以及一些风景速写（如《夏日黄昏》）。

法穆索夫缺乏“精神上的独立性”，情意缠绵的恰茨基内心极度痛苦，胆小鬼和马屁精莫尔恰林“不敢表示意见”——所有这些在皮萨列夫看来，对“当前的社会”也很有教益。这个恭恭敬敬的中学生的思想中，一些幼芽正在缓缓破土而出，它们将要在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在六十年代壮阔波澜的推动下，使皮萨列夫的世界观发生一次急转，并将结出丰硕的果实来。

皮萨列夫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后来他在《我们的大学学业》（1863年）一文中对当年中学教育的不完整和不系统进行过嘲弄。但也应当承认，正是中学时代为他日后在政论中展露的广博学识打下了基础，也正是从中学时代起，他对周围的现实逐渐养成一种批评的态度。

1856年皮萨列夫进彼得堡大学深造。他自己说，进入这所“神圣最高学府”的时候，他的整个思想状况是“具有发展能力而极度发育不良”。<sup>①</sup>

前期大学生活对他精神上的成熟帮助不大。他饶有兴趣地孜孜于各科学学习。他青春年少（当时只有16岁），过目成诵，工作能力很强，博得了同学们的钦佩。皮萨列夫的大学同窗И·波列伏依这样描述他见到这位少年大学生时的情景：“有一次上古典文学大课，一个学生自愿起来朗诵《奥得赛》。这个瘦瘦的、白白的、脸色红红的男孩子极其娴熟地诵完

---

① 《皮萨列夫四卷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55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137页。（以下此集引文所在卷、页次，分别用罗马数字和阿伯拉数字标于文后括号中。）

了几十行希腊文，每念一段，随口译成俄语，发音清晰，字字入耳，嗓门柔和尖细，简直象童声一样……第二次上大课，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还是那个小同学自动起来朗读和翻译荷马史诗，又是他那柔细的嗓音在课堂回响着。我对此事印象很不好，觉得这个小同学太爱出风头，我可能因此而不喜欢皮萨列夫。但是不久听人说，皮萨列夫出风头完全是出于无奈，因为别的同学懒得准备古典文学的片断，每次上课都要他代劳，而他翻译荷马史诗是‘一点也不需要准备的’。”①

皮萨列夫在大学时，为了使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想找到一条能够合理地从事某种活动的途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在《我们的大学学业》中详述自己的理想如何破灭，以及那些高等学府的学术泰斗们如何令人讨厌。读者看到一连串大学教授的嘴脸，皮萨列夫以隽永的诙谐对他们极尽挖苦之能事。

皮萨列夫请求历史教授卡斯托尔斯基帮助他习史。卡斯托尔斯基建议他通读埃尔什和格鲁别尔的百科全书，再加上格罗多特、福基季德、普利尼、季特·利维等人的著作。不难想象，这个建议必然引起年轻大学生的反感，使他讨厌那种“把人变成蠢货”的徒劳勾当。批评家痛心地说，给他出“馊主意”的还非止卡斯托尔斯基一人。他想学习语文学，俄罗斯语文学教授苏霍姆利诺夫便命他首先把施泰因塔利的《威廉·贡鲍利德的语言学与黑格尔的哲学》一书从德文译成俄文，然后再根据盖姆的著作并参照施列济耶尔的著作，撰写一篇关于贡鲍利德的论文。皮萨列夫为此辛苦了一年零四个月。

---

① И·波列伏依：《回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载《圣彼得堡报》，1868年，第193号，第1页。

他越来越明白，大学师长们会把他领进一条死胡同。这个头脑灵敏、性喜钻研的年轻大学生不会看不到，一旦被人引上读死书的绝路，其后果将是十分悲惨的。

皮萨列夫同一个语文系学生小组的关系密切起来。这个小组的成员是：И.Н. 迈科夫(1839—1900)、Н.А. 特列斯金(1839—1894)、А.М. 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0)和И.Н. 波列伏依(1839—1902)。这些学生没有苦恼、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各人的专业方向。<sup>①</sup>皮萨列夫目睹同年学友的成绩，内心艳羡，痛感自己至今无所适从，未能确定一个学术兴趣的范围。

“想来真是好笑”，波列伏依写道，“为了寻找专业，大学生皮萨列夫时常弄得眼泪汪汪！是的，他哭鼻子，就因为我们这些同学结成一个亲密的小组，认认真真做起学问来，而他却还在从这个学科忙到那个学科。”<sup>②</sup>

二年级期末，皮萨列夫从科洛姆纳的亲戚家搬到瓦西里耶夫岛大街大学生特列斯金家中居住，受到主人非常亲切的接待。特列斯金的父母对他情同家人，很高兴他们的儿子和皮萨列夫交上朋友。

皮萨列夫在1859年7月23日致亚力山德拉·孔德拉季耶夫娜·特列斯金娜的信中写道：“……敬爱的亚历山德拉·孔德拉季耶夫娜，非常感谢您待我亲如家人，前时寄居府上，这种盛情每天都得到您的证实……。我在彼得堡住过的地方，没有一处象您家里那样自在，那样温暖。说真的，并

---

① 后来迈科夫和波列伏依成为文学史家，斯卡比切夫斯基成为文艺学家和评论家，特列斯金成为教育家。

② И. 波列伏依：《回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载《圣彼得堡报》，1868年，第193号，第2页。